

臺北市社區大學「第一屆臺北學學術研討會」

場次—C1

臺北的回溯與前瞻

主持人：松山社區大學曹主任秘書錫智

與談人：信義社區大學鍾主任秘書育恆

1. 「臺北建城因素探討」--南港社區大學郭弘斌C1-1
2. 「臺北早期墾拓—客籍順勉家族為例」--文山社區大學、北投社區大學廖守義老師C1-17
3. 「臺北市歷史發展脈絡中所隱含的環境資源」--萬華社區大學高傳棋老師C1-33
4. 「西門町地標—八角紅樓」--紅樓文史工作室黃永銓老師 C1-41

臺北建城因素探討

郭弘斌

1882 年(清光緒八年)¹三月台北城竣工，此城是由知府陳星向本地士紳募款籌建成，當時所建的城廓周圍共長 4 公里，有五個城門，分別是為東門(景福門)(右圖)，西門(寶成門)，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和北門(承恩門)。



今年 2004 年距兩者相距有 120 年以上。但是滿清佔據台灣的時間是從 1683 年至 1895 年，換句話說滿清據台 213 年之中到了 1882 年才將台北城建好，到底台北是佔了什麼樣子的地位，為何統治台灣 200 年後才想到要在十分繁榮的台北築城，築了城以後僅僅 14 年台灣就割給日本。本文所要探討的是滿清為何台北建城如此之慢。

台北的開發

原本居住在台北地區的人是凱達格蘭 (Ketagalan) 族，他們分佈在桃園、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一帶之平地。又有另外一族人為雷朗族 (Luilan)，他們分佈在台北盆地南部及桃園台地一帶，但是有人將其歸納在凱達格蘭族內。

1683 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鄭氏王朝的鄭克爽向滿清投降後，滿清的行政劃分是將台北平原歸屬諸羅縣管轄，換句話說從現在的嘉義至台灣的最北端全屬諸羅縣。並派有安平水師于淡水河口南岸八里坌，但是所派來之兵並沒有實際駐防。溯至 1626 年西班牙來佔領台灣北部 17 年，其後荷蘭人將西班牙人驅走(1642 年)，自己派兵住守。但是滿清據台後滿清水師弁卒視台灣北部為荒涼之地，所以統治台灣後十五、六年無戍兵，汛守是徒有虛名。

¹另有一說是台北城籌劃在 1881 年(光緒 7 年)，1882 年 1 月興工，1884 年竣工。

但是民間開墾者豈有將台北平野棄之不開發，先由淡水港及雞籠，漸進而結會于台北。以下年表有助於對台灣尤其是台北的了解。

1683 年(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鄭克塽時年十四歲，奉上降表，納土稱臣，他與文武官員全部薙髮結辮降清。鄭氏王朝在台灣建立東寧王國計歷三代共二十三年。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 四月十四日將遷延不決達八個月之久的「台灣棄與留」，才做出決定將台灣平原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之內。

1708 年(康熙四十七年)陳賴章墾殖大加蚋堡(即台北市區內)，是台北的開始。也就是滿清據台 26 年後就有漢人移民移居台北的記載。

1722 年(康熙六十一年)移民業已進入八里坌堡、芝蘭堡、大加蚋堡及基隆堡。

1759 年(乾隆二十四年)滿清設置北路淡水營都司於艋舺。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淡水堡坊中，轄有古亭、艋舺渡街內之十四莊。

1767 年(乾隆三十二年)巡檢于新莊，所以政府機關移于台北平原。但新莊因年年洪水所挾帶的泥沙，以致河岸無法停泊，由泉州、廈門來的紅船停在艋舺，以致艋舺十分繁榮，此時滿清據台 85 年矣。

1784 年乾隆中期(一七八四)在彰化鹿港也急速興起，使鹿港成為中部大港

1790 郊商又發展到八里坌、艋舺。以後台南、鹿港、萬華並稱為「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台灣三大門戶。

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八里坌為泉州、廈門來台灣的貿易港，溯淡水河而行來到艋舺，以致發展成為大商港。

1851 年林藍田氏遷居至大稻埕，大稻埕開始建街。

1860 年(咸豐十年)九月滿清被迫訂下屈辱的天津條約。天津條約中明白列出台灣淡水為通商口岸，因此俄、美、英亦援最惠國條款之利益均沾，因淡水之開放跟著伸展成為雞籠、淡水、安平、旗後之四口通商。歐美各國如英、美、法、德等國均在台灣開設領事館。並有洋行、教會、商人、傳教師等來到台灣，在各通商口岸以外之地方即深入台灣收買物產，或從事傳教。

1860 年九月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杜嘉得(Carstairs Douglas)訪滬尾(淡水)及艋舺，此為荷蘭人離台以後北部台灣基督教傳道之第一聲。

台灣諸港口的開放時間如下：

1862 年(同治元年)開放滬尾港

1863 年(同治二年)開放雞籠港

1864 年(同治三年)開放安平、旗後(高雄)，以這四處為通商口岸，讓英法人及其船隻、資本、商品等自由進出。這樣台灣大門就此全開。此後

其他各國效法英法二國，逼迫清廷締結同樣的條約，開始與台灣通商貿易，下列為各國締約台灣開港的時間：

1860 年英國・法國・美國・俄國。1861 年 德國。 1863 年 荷蘭、丹麥。1864 年 西班牙。1865 年 比利時。 1866 年 意大利。 1869 年 奧地利。 1871 年 日本。 1874 年 秘魯。1881 年 巴西。這記錄就是台北走向國際化。

1868 年樟腦戰爭。

1867 年同治六年、1870 年(同治九年)大稻埕開始聚集，成繁華市區。又時台灣茶 **Formosa Tea** 即烏龍茶，暢銷美國，又大稻埕取代艋舺的地位。

1869 年台灣茶(二十一萬三千一〇〇斤)烏龍茶由淡水直接銷售到美國的紐約，大受歡迎，由於是打著 **Formosa Tea** 的商標，從此台灣茶的名聲遠播世界之後，外商陸續來台北設立洋行，從事茶葉生意，台灣茶自此興起，台北極為繁榮。淡水港²是當時中國唯一的出超港。

1872 年馬偕牧師登岸淡水。四月開始傳道。

1874 年日軍侵台「牡丹社事件」。此事件深深影響台北築城的決定。

1874 年同治十三年沈葆楨奏請巡撫專駐台灣。

1875 年(光緒元年)置台北府，府廳設置于艋舺。

1878 年(光緒四年)知府陳星，籌劃築台北城。

1880 年光緒六年開始建台北城。

1882 年光緒八年三月 台北城完工。(距滿清據台 200 年)

1884~1885 年清法戰爭，法軍攻台受阻。

1885 年光緒十一年，將台灣昇格為一省。³

1889 年光緒十五年淡水河淤積，帆船不能在艋舺靠岸，均停泊在大稻埕。

1895 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滿清據台並不情願

1683 年在東寧王朝鄭克塽降清，滿清政府征服了最後一處反清復明的政權，也是消滅了四十年來威脅滿人統治漢民族生存的武力。滿人以少數民族來統治大

²外國政府恣意自定淡水港的定義，將淡水港伸張到台北市的艋舺(萬華)，並將淡水河邊一帶為居留地，各設領事館於滬尾、艋舺、大稻埕等地。這樣外國人來台從事商業採購。此時也造成了台北的繁榮與進步。台灣三寶的樟腦、蔗糖、茶葉與硫黃・米・木材・煤炭等，是吸引外商來台駐守的主要原因。

³ 陳乃蘗 台北市興革述略 台灣文獻第八卷第一期 P802 – P808

他一百倍人口的中國，心滿意足是無法形容，所以對台灣的佔有並沒有領土的野心，因而產生了對台灣的「留」與「棄」的問題。滿清政府將處理台灣的事務下放交由駐在福建的官員。絕對多數的人認為只要將居在台灣約二十萬的漢人全部遷至中國，放棄台灣島嶼。將此島讓其荒蕪，如此就絕不可能再產生如鄭成功祖孫三代的人，據有台灣島嶼造成滿清多年的夢魘，造成對海權薄弱的滿清帝國沿海無窮的後患。

在這種觀念下，滿清官員設計將台灣所有的住民約二十萬餘人，全部遷移至中國。如此做了才是符合也可以稱得上是完完整整地征服了台灣。滿清為此從北京派來蘇拜侍郎在福州主持召開「台灣善後會議」，參加會議的滿清政府大員有閩浙總督金鉉及征台大將施琅等。此次會議滿清官員不再擔憂台灣這海島，所以會議中大家高唱著「棄台論」。這個觀念是因征服台灣的目的不是在領土的佔有，而在消滅自 1646 年鄭成功起兵與滿清惡鬥近四十年的鄭氏一族而已。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隔著一個台灣海峽，二地往返並不方便，來台灣是乘冬月北風之時，又離開台灣之時為夏月南風之便回到內地。倘若台灣一旦起兵抗清，交通問題就無法解決。

滿清政府於 1683 年八月十五日將此對台灣的「棄與留」問題交議政王、大臣會議，而會議的結論是：「台灣應棄、應守，俟鄭克塽等率眾登岸，令侍郎蘇拜與該督、撫、提督合同酌具奏。」

反對佔有台灣是基於中國歷年來是陸權國家，以逐鹿中原為目的，對海外的島嶼如何與大陸比較，不痛不癢，所以上至皇帝下至許多大臣，全都是在一片贊成「放棄台灣」的論調中。贊同者包括當時的滿清皇帝康熙。

反對保有台灣是基於以陸權為主的國家，保有海外孤島，不痛不癢，所以上至皇帝下至許多大臣，以贊成放棄台灣，其說法：

「海外九泥，不足加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不足共守，日費天府而無益，不如徙其人空其地矣。」

「台灣府，古荒服地，先是未隸中國版圖。」

閩浙總督金鉉認為「台灣土地狹小，人口稀少，財賦無多，又遠隔重洋，鞭長莫及，若派兵守之，徒浪費糧食。不如守澎湖，徙台灣人民而棄其地。」

北京的言論是「宜遷其人，棄其地」，

康熙帝也認為「…海賊（指鄭氏）乃疥癬之疾，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

在棄台論響徹雲霄之時，征台大將施琅堅持獨樹一格，他認為應該保有台灣而不是放棄台灣。尚有一留台的原因是施琅個人的因素，他為了滿清政府立下了曠世大功，對勝利品的台灣怎捨得就如此拋棄。

為了挽回頹勢，所以就以各種方法將保有台灣的益處大加擡揚。他發揮了文書專長在同年十二月就向皇帝提出一份奏摺「恭陳台灣去留疏」。在疏中強調台

灣地位之重要，又佔據台灣並不須動用到中國的錢財支援。

康熙皇帝對不須動用到中國的錢財支援並不感到是有利的因素，他所擔憂的是少數民族的滿人無法為台灣派滿人的兵，又他不能信任的前明朝漢人龐大的降兵，若讓這些降兵到台灣，有可能是一件高度危害到滿人統治權的事。

施琅原本是鄭成功的部將，在 1652 年叛逃至滿清，滿清缺乏海將，所以重用，於 1665 年統領攻台，但因遇上大風，船隻損害極多，攻台不成，此後施琅就被冷凍在北京。閩浙總督姚啓聖認為施琅適合來擔任水師提督，所以三次向康熙帝推薦，但都得不到批准。直至施琅之姪施明良及施琅的養子施齊(又名施世澤)被東寧王朝的鄭經處斬後，滿清的康熙帝才接受閩浙總督姚啓聖第四次的推薦，在 1681 年七月二十八日下令：「施琅出任水師提督」。

冰凍了十七年的施琅，深深了解滿人皇帝的思維，所以在攻台成功後，如何才能改變皇帝的心意與自己的復出做分析比較，於是他再次上書，祈求皇帝改變棄台的想法。文章中能打動康熙皇帝的心是「掌握台灣是中國沿海四省的屏障」，並以不久留的「班兵」制度、加上「不攜眷」、「不築城」等的配套措施，將康熙所擔憂的漢人降兵可能造反之事化解。所以康熙更改決定將台灣收入大清的版圖之中。也就是滿清的據台並不情願，因此影響到後來滿清對台灣的統治策略，在不情願之下有許多做法有根本上的缺陷。

施琅於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入台灣，到次年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將遷延不決有八個月之久的台灣棄與留，才決定納入大清帝國的版圖⁴。於是派遣到福建處理錢糧侍郎蘇拜，會同福建督、撫、提督疏言：「台灣地方千餘里，應設一府三縣，設巡道一員分轄；應設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分為水、陸八營；澎湖應設副將一員、兵三千，分為二營。每營各設遊、守、千、把等官。」如此才正式將台灣納入大清版圖，隸屬福建省。又將「東寧」改回「台灣」。

台灣雖然劃入成為滿清的版圖，但滿人卻也不來台灣，全權交由征台大將施琅處理。但是施琅對台灣的佔有首先先求自利，就是對土地的掠奪，他個人如此就佔據擁有七千甲土地(田、園)。又對台灣人民的處理是以消極的態度，如限制移民來台，又以海盜多為理由禁止潮州、惠州人民台。依據上書的治台理念，視台灣為敵境，對所派來台灣的官員、士兵，以三年一任，就是軍人的「班兵」制度，又不准帶家屬。如此對台灣進入了滿清的殖民統治，滿清官員士兵來台只知壓搾、奪取，台灣不幸陷入了黑暗的滿清據台時期二百一十三年。

西元 1697(康熙三十六年)台灣被滿清所佔據已達十四年之久，在郁永河所著的「裨海紀遊」中說道：台灣是「海外丸泥，不足加中國之廣，裸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也就是十四年後還

⁴ 台灣並不是全島都規入滿清版圖。

是在贊成棄台的論調。

台灣不築城是滿清政府的政策

漢民族築城的歷史悠久，約有三千年，各部邑及軍事衝要之處無不有城；但滿清據台時的心態，並不是將台灣規劃入滿清的版圖之內，即將台灣視為敵境，在敵境當然不為敵民築城，以免將來台灣人民反抗時，城牆成為抗拒滿清派軍入台的障礙物。所以台灣的府、縣行政中心之地都沒有築城。

到一七二二年即朱一貴反清大革命後，鳳山縣建土城，隔年在臺南府建立木柵城，又十年後才在木柵之外植以刺竹，諸羅縣建城，在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由署縣建木柵城，至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才改土城。這些土城、木柵城都不是傳統的城，只是用來區分內外之用。

由上的建城資料中得知滿清並不是沒有經費來建城，而是根本不願意在敵人的境內替敵人建立防禦工事。但在朱一貴大革命後不得不建城，也建立簡單土城、木柵、刺竹來做防禦。其實一個正常的城必有護城河的建立，而縱觀台灣築城至十九世紀西元一八八二年台北築城也沒有建護城河。這就是滿清政府是以台灣之反清是自內而生，而非外患，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所以台灣不築城為滿清的政策。這是少數民族來統治多數民族所面臨的窘境。

進一步了解滿清決策中心為何對台灣有不築城的政策呢？從平定東寧王朝鄭克塽及朱一貴反清大革命中，二次攻台皆利用風向潮水，進入安平港口，進而攻進台南，而台南並無城可守，所以只花了十餘日就可攻下。如果此時台南若有築有高城，則勝敗尚在未定之天。滿清因而決定在台灣不築城，這是有別於在中國大陸上的政策。不築城是便於對台用兵，這就是証明滿清政府二百年來雖將台灣西部平原列入版圖，實際上仍視為敵境。因派不出滿人的軍隊，同時也視派來台灣的萬名班兵及文武官員有可能被台灣人所感化而反清所以也不予信任。

不信任來台的官員有一例證即是在一七二一年（康熙六十年），當朱一貴反清大革命時，攻至台南府治時，台南滿清官員因為無城可守，眾多官員逃往澎湖如臺廈道梁文瑄、同知王禮、台灣縣知縣吳觀棧、諸羅縣知縣，都因為擅離職守而被處死刑。滿清既不准許築城，就是不用堅守之地，但確對這批人處以極刑。究其原因，就是滿清對自己派赴來台的官員兵丁必受到台灣人的蠱惑，所產生不信任下的處理。況且滿清對台的軍事策略除了班兵制度及台灣不築城外，尚有禁止台灣人當兵，更嚴禁私製武器、組織會黨。

滿清對台的班兵政策

清初的據臺政策本以視台灣為敵境異域的海外荒地，他之所以不放棄台灣，純係因據有台灣可為中國東南沿海四省的屏障。但也要求不讓台灣聚成為反清力量的基地，以免發生事端，因此一切治台的軍事政策均依此中心而設計。

清初台灣的滿清駐軍是以預防、肅清、鎮壓反清的力量而設計的。所以包括澎湖在內，水、陸軍力合計達一萬多人。對當時居住在台灣的漢人人口大約在 15 萬人至 20 萬人之間。

班兵制度

班兵制度的由來是因施琅向康熙皇帝所建議的，為了不「棄」台灣能得私利，為了不讓皇帝有不安之心，所以對駐台的軍隊提出了班兵制度。在其奏摺中有下列的記載：「…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台灣、澎湖兩處。台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一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計共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增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

「久任」是康熙皇帝見到三藩抗清就是久任所引發的問題，為此耿耿於懷，對少數民族的滿人再也派不出人到台灣來，又對明的降兵也不信任。在這雙難的情形下，施琅的「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這個班兵制度即是以三年為期，讓他們不可在台灣久留，這個建議深深打動皇帝的心，所以康熙帝改變初衷，將棄台改為留台。這也就是班兵制度的源起。這個不久任的方法也適用於文武官員，如此就可斬斷與台灣地方反清、抗清結合的糾纏。派遣至台灣的戍兵即由在原來福建綠營中抽派。於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有令「台灣駐防兵丁，三年之中陸續更換」。

班兵制度的制度有下列特點：

- 一． 兵源：：全由福建省屬各地(台灣府除外)駐軍中抽撥。台灣府除外即是台灣人不可當兵，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敵境，十分忌諱在台灣所招募兵，因而禁止，這個禁令二百年並沒有改變，但在西方國家入侵後，台灣人可當「勇」但乃非「兵」。在福建所招募的兵丁以無業遊民(又稱為「兵痞」)或失業農民為主要成分，這些人因為無業或失業，即以當兵為常業。
- 二． 兵力人數：臺、澎一鎮，水、陸十六營，兵員一萬四千六百五十六。
- 三． 任期：以三年為限，在這以前鄭氏部將歷年有根多率部降清的，這些兵，清廷為了防閑，大多分散在他省安插，但仍有一部分散在福建各綠營。

- 四· 班兵駐守地的限制：從雍正年間起規定班兵到臺，不可派至相同籍貫地，即是漳州兵不可派至台灣漳州人聚集的地方。反之泉州人也不可派至泉州人聚集的城鎮。這個限制演變至粵人亦同。這是分化的政策，後來就形成軍民敵對的關係，也演變出台灣人的族群械鬥。其根本原因是滿清所懼怕若台閩兩地同藉的人聚在一起將會造成對滿清政權威脅。
- 五· 班兵的素質：滿清對班兵的資格定為是「有身家」。有身家就是有家室、有不動產的人，也就是不選亡命之徒。但是實際上因貪污成性的滿清官員所管理控制下，來台的班兵並非全是有身家者，而亡命之徒不在少數。在中國「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是社會公認的，軍人的素質可想而知。 所以要求有身家的人為班兵派赴台灣是緣木求魚。況且滿清軍中倫理是營官將兵丁視為其私產，壓根也沒有人願將優秀的兵丁撥出。因此派赴台灣的班兵是以冒名頂替，換名、換藉而派往的。也就是班兵的主要來源是以當兵為常業「兵痞」。班兵的素質如此之低，因此，來台班兵掛名在營而入在營外做生意的，包庇娼賭的，私設「公廳」魚肉鄉民的，成為普遍的陋習。
- 六· 班兵的管理與戰鬥力：因為上級要求是有身家的，而如上所述要求有身家的人為班兵派赴台灣是緣木求魚。因而各方就以各種作弊、作偽的手段，加上戶籍的管理更是散漫，所徵得兵員以達成上級的規定，如此管理單位的舞弊間相對的營務管理更是鬆散。自然軍中紀律更是蕩然無存，演變成滿清軍隊無戰鬥力可言。甚至在地方作為維持治安的力量也無法勝任，這群班兵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造成人民對抗滿清的重要因素。
- 七· 家眷為人質：因規定不許攜帶家眷，亦即班兵的妻、子成為留在中國為人質，以免到台灣後與台灣抗清人士結合。這項規定滿清政府還洋洋得意在「台灣班兵議」中說：「……自朱一貴、林爽文……諸逆寇亂累萌卒無兵變者，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懼干顯戮，不致有異心也。」
- 八· 軍餉：班兵的月餉是每月白銀二兩，但要扣除五錢作贍家之用，將贍家之用的五錢由各營的長官代為轉發。各營官更樂於將沒有家室的兵冒稱有家而吞沒這筆錢。但是當時滿清軍隊中有句流行語「喝兵血」、「吃空缺」，即是上級軍官吞食兵餉、虛報兵額。班兵雖無變亂情事，但在朱一貴事件中已表現其無戰鬥力。班兵在不准攜眷、素質差、軍餉不足的情況下即自行調整由宿娼、聚賭自然形成了包庇娼、賭，而促班兵成了製造台灣亂源之一。
- 九· 兵將不合：班兵由各營抽撥，但指揮軍官則另外選派，如此兵與將不相習，影響戰鬥力。原本兵將之間是以私人感情為維繫，兵視將為主人，將視兵為私產，這就是傳統的指揮方式，如今將另外選派則指揮大打折扣，同時戰鬥力也相對的減低。
- 十· 武器：調派來台的班兵其武器是各自攜帶，各自保管。在素質特差

的班兵將所攜的武器進行各項爲非作歹之事，是亂源形成的原因之一。又班兵動輒私鬥，營兵互鬥，很明顯地削弱戰力。

不准攜眷

滿人以極少數人統治了絕大多數的漢人，所以不得不選用部份漢人官吏來統治中國。如今又需派赴台灣爲官爲吏，從滿人中是派不出來，只好全部採用漢人官吏到台。但對漢人官吏卻不放心，所以施琅的配套措施就是所派人員之家眷不准赴台，爲了就是將家眷留在中國以爲人質，以防與台灣反清人士結合。因此有令到台灣就任的文武官員不准攜眷的規定。

不攜眷的優點是滿清政府由內心中懼怕到了台灣以後的漢人官員、兵卒，受環境的影響可能反清，所以就以其家眷爲人質，這樣官員兵卒到了台灣就不會造反。

這不准攜眷的規定加速了台灣平埔族與漢人的融合。於是台灣人出現了一句諺語：「一個某，恰贏三仙天公祖」。

負責防衛的軍隊來台是不許攜眷，這項規定在台灣民族英雄朱一貴、林爽文等起義革命後，清政府還洋洋得意說「在台灣の士兵並沒有參加進入抗清的組織，這就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妻女眷屬都在中國。所以沒有加入抗清。」

滿人對漢民族的戒心

生活在長城以北，也就是俗稱關外的滿州人，在一五九九年（明神宗 萬曆二十七年），有感文字的重要，因而仿蒙古文而創作滿文⁵。從此滿人日益強大。有了文字僅僅四十五年即在一六四四年以不足三十萬的軍隊，入主中國。他們也根本也沒有想到，竟然如此輕易即可佔領、統治漢民族達二百六十八年之久。

滿人在語言、文字、衣著、生活習慣上，與漢民族有絕對的不同。滿人男子之頭髮在前額部份將髮剃光，只剩下後腦蓄髮，長到六十公分左右，就把它結成辮。其他在服裝上、文化、生活水準也有極大的差距。孔子所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就是指漢人被胡人統治的現象，一六四四年以後就出現了。

長城是中國與胡人千年來的國界。自秦始皇（二五九 BC 至二一〇BC）時就動用極龐大的國家資源建立萬里長城，它是區別華夷、文明與野蠻的歷史產

⁵ 滿人爲何不向近在咫尺之隔的漢人學文字呢？答案是因有萬里長城之隔，長城將胡人隔在外，也將漢文化隔在內。

物。明末長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無敵我意識，在個人利益為優先的考量下，無視漢民族將受到的摧殘而邀請滿人入關。

滿清之兵入關後，原本並無問鼎中原之野心，亦無足夠肆虐之武力，但能長驅直入，是採取以漢治漢⁶政策，每以封爵地盤，籠絡明朝降將，以此所向無敵。明末雖有忠義之士如史可法、黃道周等皆無法嚇阻清兵的攻勢，更談不上予以嚴重的打擊。其他的人不是望風逃竄，就是靦腆投敵。若有心懷對抗異族之心的忠義之士，而沒有抗敵的武力，僅慷慨就義，多數是「平時拱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恩」的儒生，與大局無補，中原一片土崩瓦解，漢人無法對抗。其次利用漢奸了解中國的習性，所以擴大實施科舉制度，使得所有的讀書人為了爭取功名，全盤接受外來民族的統治。

漢民族如此再度遭受異族的統治，全中國很快就接受，但是就在閩粵之地，讓滿人花了近四十年方征服最後一塊有漢民族意識的鄭氏王朝。

滿人人口雖不及漢人的百分之一⁷，但以漢治漢，以儒教統治中國，仍行君君臣臣的儒術，把漢人管得服服貼貼的。但心中對漢人的戒心在台灣征服後全都露出來。因而有棄台論、班兵制度、不准攜眷、不築城的規定及對台灣領土的認定不及於全島。

滿清對台灣疆界的認定

對台灣的佔據，在班兵制度及不築城的政策下，對台灣屬滿清的疆界也有其不同於現代人的特別作法。

- 一． 因滿清對台灣的佔領是採取「棄台」論，包含滿清皇帝康熙，對台灣的佔領並不情願，所以對土地的佔領也漫不經心。他們棄台時的配套措施是將大約有二十萬的漢人，全部遷移至中國本土。
- 二． 與原住民劃分疆界視為外邦，也就是外國，禁止漢人入山墾殖，建立蕃界土牛以警示漢人不得侵入蕃界，不可與原住民發生糾紛。
- 三． 設立隘勇即是邊防軍之意。
- 四． 對非漢人居住的地區如現今的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及中央山脈等山區非但沒有設立行政機構，在名稱上只統稱為後山，連一個正式的名字也沒有。
- 五． 對宜蘭縣的劃入國土有明確的歷史記錄。滿清政府雖視原住民所居之地為外邦，但是來台漢人自行進入開墾宜蘭，在一八〇八年吳化等人將業已在宜蘭開拓的人製作住民戶口清冊，攜至台北艋舺呈繳給閩浙總督·方維甸。要求把蛤仔難編入滿清政府版圖。於是，方維甸轉呈北京清廷「奏請噶瑪蘭

⁶ 清多爾袞利用明降臣如洪承疇、馮銓、宋權、金之俊等人。

⁷ 十七世紀漢人人口約有六千萬，滿人約有五十萬。

收入版圖」。經過督臣阿林保等查奏，滿清政府即於一八一〇年(嘉慶十五年)核准設「噶瑪蘭廳」，廳治設在五圍(今之宜蘭市)。(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噶瑪蘭的地名才改為「宜蘭」。)換句話說滿清政府從一六八三年入台經過一百二十八年才將宜蘭劃入版圖。當時台灣其他地區如花蓮縣、台東縣及山區尚未入版圖。從涉外事件中及滿清政府的言行如下：

- 甲、美國欲購台灣 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派遣海軍提督·麥爾理(Matthew Perry)率領麥西士尼安號(Macdonian)及薩婆賴號(Supply)的兩艦航來雞籠，並命李約翰(G·Jones)勘查煤礦資源，之後，麥爾理建議美政府佔領台灣。其請求報告謂「中國之治權並不能及於整個台灣，大部份為番人所有，美國如將雞籠佔領築城。不致引起華人之反對，台灣對於美國之貿易有重大關係，佔領之後，對於中、日及南洋之交通可獲更多便利。」
- 乙、美船羅美號(The Rover)事件發生在一八六七年 羅美號事件在國際造成一個事實，即是台灣並非全島屬滿清的領土。台灣原住民與美國直接的談判是台灣不屬於中國版圖的具體事實。
- 丙、英德在一八六八年壟殖台灣東部大南澳，這是英國、德國不認為大南澳是屬於滿清國土。
- 丁、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 一八七三年三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命柳原會見滿清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訥，及吏部尚書·毛昶熙，為牡丹社事件開始交涉。毛昶熙答之曰：「生番皆化外，猶如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萬國之野蠻人大部如此」。毛昶熙又言：「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於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軍從瑯嶼灣(車城灣，今之射寮村)登陸，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熬雖差兵守候訊，卻未予以阻止。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六月二日分三路開始進攻牡丹社。行同海盜，亦等於對台灣不宣而戰，也符合滿清官員毛昶熙的言論「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這就是滿清中央政府要員所認定台灣的國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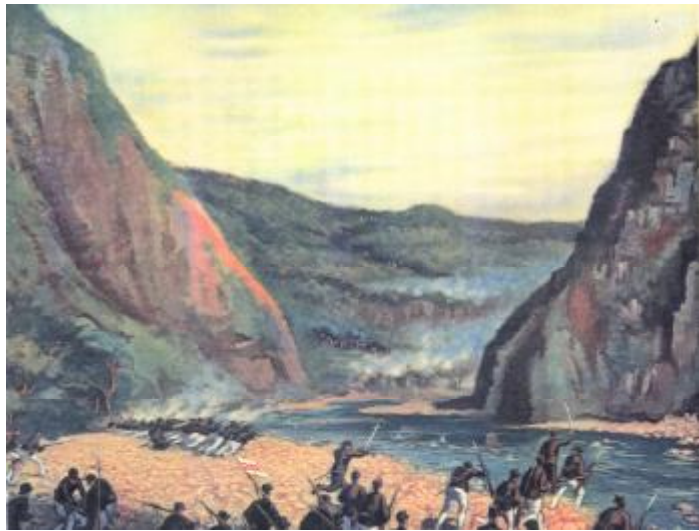
七、滿清據台時，其自認的版圖，是從羅漢門(旗山附近)至莊內門，西至澎湖，南至沙馬磯頭(鵝鑾鼻)，北達雞籠。但實際上所能控制的國界是只到朴子離溪南岸，南到下淡水溪北部未及東部中央山脈外側。根本不是擁有全台灣島。

由以上七點來看，就很清楚得知滿清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認定範圍。

建城的原因

日軍侵台的「牡丹社事件」一八七四年

歐美各國對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時時想指染，在東方的新興國家日本更是不落人後，對台灣虎視眈眈居心叵測。在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明治四年)十一月，有琉球宮古島人民六十九人，因海上遇風，船漂至台灣琅喬附近的八瑤灣(今屏東縣滿州鄉)，溺死三人，六十六人上岸。六十六人進入牡丹社之地盤，被牡丹社排灣族原住民殺斃五十四人。尚有十二人幸運逃出，獲得社寮居民劉天保、楊友旺、宋國隆等人的救助，才得脫險，由台灣官方轉送福州。一八七二年六月閩浙總督文煌，福建巡撫王凱泰連銜奏准遣送此十二人歸返琉球。



在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明治六年)三月，特派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搭龍驤艦赴北京。副島命柳原會見軍機大臣吏部尚書・董訇，及吏部尚書毛昶熙，為牡丹社事件開始交涉。毛昶熙答之曰：「生番皆化外，猶如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萬國之野蠻人大部如此」。柳原再曰：「生番殺人，貴國拾而不治，故我國將出師問罪，唯番域與貴國府治犬牙接壤，若未告貴國起役，萬一波及貴轄，端受猜疑，慮為此兩國傷和，所以予先奉告」。毛昶熙答曰：「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柳原後叮嚀曰：「…唯係兩國盟好，一言聲明耳」。談判結束，副島電告本國政府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副島・柳原等同年七月返回日本。日本和清國在談判之中，又有日本秋田縣民四名亦漂至台灣東部海岸，再遭劫掠。

於是，日本明治天皇依據大政大臣・三條實美之奏章，向外界公告軍事行動，派兵至台灣。各國此時也表明態度，駐日美國公使・敏哈某(George Bingham)，與英國公使・把克須(Hally Parkes)發表聲明，保持中立。

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日本明治維新之元勳西鄉隆盛之弟)搭乘高砂艦，率領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從長崎出發，直撲台灣。閩浙總督李鶴年這位管轄台灣的最高長官在得知日本陸軍中將・西鄉從道致滿清國政府聲明書，才知人家已經出兵，驚慌不已，於是馬上寫信阻止。但西鄉置之不理，於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

年，明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從瑯喬灣(車城灣，今之射寮村)登陸，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熬雖派兵在瑯喬，見到日軍登陸，也沒有阻止，任日軍毫髮無傷大搖大擺上岸。滿清軍的國土觀念就是將原住民所居之地視為外國、外邦。此後，日軍三千六百餘人六月二日分三路開始進攻牡丹社。行同海盜，也等於對台灣不宣而戰，也符合滿清官員毛昶熙的言論「生番既屬我國化外，問罪不問罪，由貴國裁奪」。

日軍方面因作戰於險惡之地形，山路狹隘，重裝備派不上場，補給困難，死傷累累。而強悍的排灣族並不投降仍據深谷，頻出狙擊。(上圖為日軍在 1874 年侵台的牡丹社事件)因此日軍陷入泥沼，進退維谷，戰死者雖僅十二人，而生病死亡者達五百六十一人，已損失原攻臺兵額六分之一，只得放棄前線退守龜山，為維護日軍的名譽，不可以尚未戰勝而退兵，所以持久之計，屯兵開荒。日政府則見軍事上並沒有勝利，乃決定改以外交途徑謀求解決。

北京滿清政府聞報，即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到臺處理，雖循外交談判途徑，但日方總認為「生番不隸中國版圖」，往來辯論。後乃詔令奏准特授於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監視日軍動態，另在樽俎折衝之間，期以日軍儘快退兵。沈葆楨，奉命於同年(一八七四年)六月三十一日率領福建水師赴台，又命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及福建巡撫·王凱泰率兵二萬五千準備出發。沈葆楨至台灣後，坐鎮府城，並造派分巡台灣兵備道·夏獻綸，前往琅喬會見西鄉從道。

日本政府看遣台日軍的戰況不佳，深恐戰事膠著，以至全軍覆滅，即特派日本全權辦理大臣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趕赴北京。大久保於同年九月十日至北京前後談判七次，初索賠軍費三百萬元。

滿清政府也昏庸到底，以賠銀五十萬兩外，在和約中確定「日本此次聲稱為保護琉民而進兵入臺，中國不指為不是」，這是更大的損失，等於承認日本有權保護琉球，中國無形中喪失了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同時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是大清帝國願意賠款，而不敢作戰。

於十月三十一日，由駐北京英國公使·威綏瑪(Thomas Wade)居中調停，和約成立，日軍在登陸地的龜山建碑紀念後，退出台灣。

沈葆楨與台北建城

沈葆楨，字和卿，一字幼丹，福建侯官人，由翰林外放知府，升至江西巡撫。娶林則徐的女兒林普晴為妻，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二月兼辦廣西糧台，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創辦船政時強烈要求中央政府任命沈葆楨，所以沈得以任掌福建船政。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因日軍犯台，滿清政府在四月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所有福建鎮道等官全歸節制。五月初三沈葆楨抵達澎湖，初四抵台灣安平。

為了日軍侵台，沈葆楨以三項原則處理

- 一。理喻 即據理力爭，企圖勸退日軍；
- 二。設防 即建造二鯤鯓砲臺及部署南、中、北三路駐軍，期有效嚇阻敵軍來犯

三。開禁 「開禁」即廢止渡海禁令，廣招移民以加速開墾；

另外如：開山撫「番」，整飭吏治，調整行政區劃分，發展電信郵政、機器採煤，請建延平郡王祠以明民族大義……等，都對臺灣的加速發展和民心安定深有貢獻。總共待了約一年時間，此三項中的開禁與台北建城十分有密切的關係。當時他發現滿清治台積弊如班兵、役卒、貪官、土匪、械鬥、烟賭等等。也深知過去不築城的理由是將台灣視為敵境，但眼前確是西方勢力的入侵，台灣應視為國境之一。所以有許多做為更改了業已實驗 192 年的政策，而這些新政策是與原來滿清統治台灣的大原則背道而馳。所以台北建立城牆是符合滿清的利益。

為拉攏台灣民心，將過去近二百年滿清政府視為頭號敵人鄭成功，奏請建立專祠時為一八七四年十二月五日，請注意是「祠」非「廟」。但就是徹底改變視台灣為敵境。台灣既然不是敵境，因此建城之事才得以進行，不過所建之城並沒有護城河，從建祠、護城河可以猜測到，滿清懼台灣之心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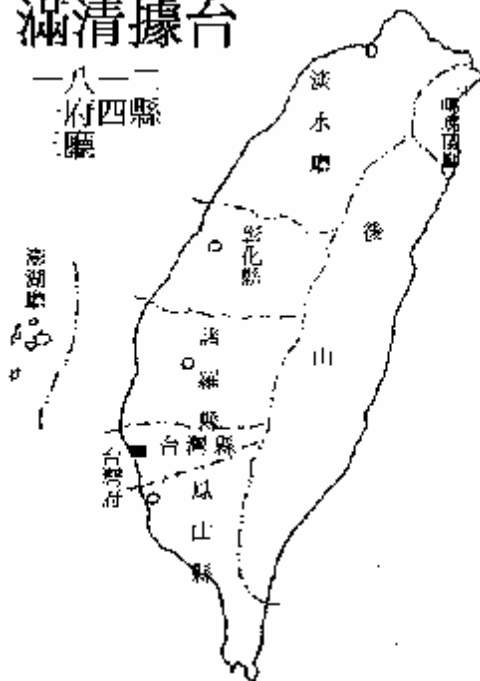
在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六月十八日奏請建設一府三縣，設台北府以統轄之。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奉准設置，名「台北府」。

一八一二年台灣設一府四縣三廳

右圖顯示宜蘭地區併入滿清的版圖，其他廣大的東部仍稱為後山。

滿清據台

一八一二年
一府四縣
三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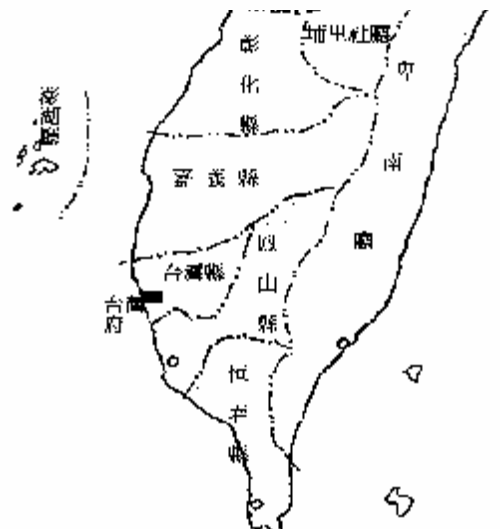


一八七五年准設二府八縣四廳

十二月二十日准設：

二府：即台北府、台灣府

八縣：淡水縣(南劃中壢以上，至頭重溪，北劃遠望坑為界)。新竹縣(至



頭重溪以南至化界之大甲溪爲止)。宜蘭縣(自望坑迤北而東，仍噶瑪蘭廳之舊治疆域)。台灣縣、鳳山縣、恒春縣、嘉義縣、彰化縣
四廳：埔里社、卑南、澎湖、基隆
同時裁淡水同知，而雞籠則由噶瑪蘭通判，改爲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駐雞籠。

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八月台灣奉准建省，

設：

三府、一直州、十一縣、三廳：

台灣府：府治台中，巡撫暫駐台北，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准移台北，

管轄：四縣：台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

一廳：埔里社

台南府：府治台南，管轄：

四縣：安平縣(即原台灣縣)、鳳山縣、恒春縣、嘉義縣。

一廳：澎湖廳

台北府：府治台北，管轄：

三縣：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

一廳：基隆廳

直隸州：台東，州治：水尾。

參考書籍

李汝和 清代台灣班兵制度與屯田募兵之議 台灣文獻第二十一卷
第二期

李汝和 清代駐台班兵防戍考 台灣文獻第二十一卷第三期 p1
~p28

金成前 台灣外患簡述 台灣文獻 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張莢 清代初期治台政策的檢討 台灣文獻第二十一卷第一期
p19 ~p44

郭弘斌 滿清據台 213

陳乃蘗 台北市興革述略 台灣文獻第八卷第一期 P802 – P80

陳世慶 台灣牡丹社邊防始末 文獻專刊 第一卷第四期

程大學 雲林史話 台灣文獻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p43 ~p92

賀嗣章 沈葆楨治台政績 台灣文獻第九卷第三期 p1483 ~p1491

黃師樵 大稻埕繁華記 台北文物 第二卷第三期 P467~470

賴永祥 北部台灣基督教會發展史要 台北文物第四卷第三期。

台北早期墾拓—客籍順勉家族為例

廖 守 義

壹、 前 言

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坪顏鄉長教村廖氏順勉公，西元 1657 年生，以 26 歲年齡結婚，偕何氏媽自淡水河、新店溪直到台北市水道水源地小觀音山麓公館凝灰岩層(註一)的新店溪東岸石壁潭上陸。若以推估結婚早幾年，而以西元 1693 年的二世慨義出生之年為來台的一個依據，或也可能未生二世慨義之前已來台亦有可能。待上岸進入蟾蜍山麓挖仔內萬盛庄公館街，成為文山區早期進入的台北老客家。安定幾年才於西元 1693 年的二世慨義出生，也可能是順勉公西元 1683 年結婚後幾年來台。

二世慨義於西元 1693 年出生，後與出生於西元 1723 年的潘氏媽結婚，潘氏媽應是今永春街的平埔族人。依據奉祀觀世音菩薩的公館寶藏巖建於石壁潭岸，民國九十年元月李乾朗教授著作的《台北市古蹟簡介》中提到清嘉慶三年所立的「觀音亭碑」詳述公館寶藏巖(亦稱石壁潭寺)的開始，係十八世紀泉州安溪人於清康熙年間所創建。楹聯多為泉州安溪移民信眾的落款，是為安溪人來到拳山堡頂內埔公館圓山林姓墾拓公館一帶的見證。

武威來台始祖廖氏順勉公之子二世慨義(諱伯周，字子德) 生於西元 1693 年(康熙 32 年)十一月初二酉時，西元 1783 年(乾隆 48 年)五月廿六日巳時卒，享壽九十有一。墓原葬於公館外林仲田頂，時墓碑無字，四面石。又二世潘氏媽生於西元 1723 年(雍正元年) 三月初四酉時，而於西元 1763 年(乾隆 28 年)三月初三卒，享年 41。墓原葬於觀音亭山中心崙(註二)，墓碑孝孫水源、光輝立。二世慨義潘氏媽公妣卒後，皆是葬於凝灰岩山壁(註三)的觀音山。武威來台開基祖廖氏一世順勉公、二世慨義公為飲水思源，自石壁潭登台，生前當然會常來走動，順理成為寶藏巖的善男信女捐獻者。

關鍵詞：公館凝灰岩 台北老客家 舟山原住民 剪粘藝匠 修廣修德

貳、入墾萬盛庄

西元 1694 年「康熙台北湖」之前，武威廖氏順勉公家眷自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坪顏鄉長教村來，由公館石壁潭登台，寓大灣北路淡水內港拳山堡萬盛庄公館街，鴻開丕基，找到了故鄉靠山吃山的蟾蜍山下挖仔內萬盛街一隅，作為墾拓的依據地，篳路藍縷，披荆斬棘，荒地入墾，艱辛!可見一斑。

始祖順勉公入墾拳山堡萬盛庄公館街擁有廣袤房地產及蟾蜍山林地，二世慨義公之時，年載納官租穀五斗七合，無奈爾後泉州安溪武功周氏等進入萬盛庄，六世振榮公(西元一八二六年十二月生)、振美公(西元一八二八年十一月生)之後七世金獅公(西元一八四九年四月生)、先正公(西元一八五二年七月生)，於西元一八七〇年代，和安溪人或武功周氏共同操米賭(如今之期貨買賣)，竟然傾家蕩產，致使六、七世陷入貧苦家境中。

西元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 六、七世遂舉家遷居於今芳蘭山下，今西元一八七六年創建的國家第三級古蹟陳氏義芳居左側不遠的頂內埔坑仔內重整家園。第三年西元一八七九年八世紅毛公出生，雖在貧困家境中長大，所幸從小就能體會家境清苦，而因硬頸體健性誠以「土水業」一技之長，重振廖氏家業。

當筆者出生於西元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屬第十世，一直到西元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一日入學下內埔大安國民學校後，學籍表經常調查填寫祖籍，總是填著「福建」。時民國三十八年，適逢國民政府來台後，大力倡導國語北京話教學，在校禁止言談閩南語方言。在家裡與父母溝通，卻是以河洛話交談。一直到九世圳(號修廣)博學多聞，於西元一九八二年九月編撰《武威順勉系廖氏家譜》之後，排列十世的筆者始知來台開基始祖順勉公，攜眷唐山何氏媽自故鄉原籍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坪顏鄉長教村，恍然大悟祖籍來自客家而非福建閩南，不是河洛閩南人，而是閩北鄰旁廣東大埔後代。既然是自西元一六九三年即來到今台北市文山區萬盛街一帶墾拓，就是台北老客家(註四)。每每提到台北客家籍，都以北部的桃園、新竹、苗栗客籍二次移民到台北而言。大家都不知台北於十七世紀末段，及早就有武威廖氏順勉攜眷躋身為台北客家人了。

八世紅毛公(西元一八七九年三月出生)於大安區基隆路三段一五五巷內埔山下芳蘭山坡頂內埔庄坑仔內，仍以靠山而居。紅毛公以「土水業」建築起家，為人謙和，又以信誠二字和人相處，憑其土水專業後又以剪粘藝匠專技聲譽聞名遐邇，聲名遠及十五份、木柵、深坑、朱厝崙、錫口、南港、

水返腳、溪洲、艋舺一帶，皆以尊稱「老師傅」敬之。因此台北及市郊多處的 TR 字樣紅磚聚落大瓦厝，如政治大學正門左前方的謝厝、深坑萬順寮黃氏永安居為代表作。台北自來水事業處左前方已拆的陳氏玉芳居等，著名寺廟如艋舺龍山寺、青山宮的翹脊龍鳳，栩栩如生的剪粘修護，都是紅毛大師傅的展露一手。

由於紅毛公精湛的土水、剪粘專業技術遠播，今下內埔基隆路三段八十五巷對面的陳將房地產多，遂於西元一九〇〇年，七世金獅公、王氏蜂娘偕子玉樹、謝氏于娘(政治大學左斜對面謝厝人)、紅毛來到下內埔三二七番地當陳將的佃農。由於紅毛等十多年受到陳將家人賞趣，於西元一九二四年陳氏地主以半買半送讓渡房地。次年紅毛再買了下內埔三一八及三二六番地。(參見附錄五，土地賣渡證書，大正拾四年八月拾二日)

紅毛公於 46 歲(西元一九二四年)時興建下內埔三二六番地的磚造房屋，因正身中央的正廳部分會擋住二哥玉樹公、謝氏媽磚造房屋、公廳，而未能完整興建三合院，僅是完成左護龍五間厝。再約經過十年，又在頂內埔(今公館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富田町二八二番地建了一棟店舖，皆位於西元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的台北帝國大學(今國立台灣大學)都市計畫校地之內。

位於下內埔三二六番地左護龍五間起的磚造房屋，於西元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門牌編訂為大安區基隆路三段九十九巷四弄三號，待連接永和市福和橋新闢道路命名為基隆路三、四段，遂於民國六十二年原基隆路三段更改路名為舟山路(註五)。一直到民國七十八年下半年，台灣大學徵收基隆路三段、長興街、舟山路「金三角」民屋為校總區校地「光復」後，陳、廖姓等「舟山原住民」(註六)台北原鄉人，被迫所謂遷離世居數代的舟山路。

西元二〇〇〇年八月五日之前一年十二月台北市公告廢道「除名」舟山路。不再是全台惟一的 N.T.U.台灣大學(台北大學、台東大學也是 N.T.U.；為了英譯的不同，台北大學 N.T.P.U.，台東大學 N.T.T.U.)自是日封路伊始，規劃營造了舟山路未來的 S 型大學生活林蔭廊道。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完成舟山路第一期改善工程，並在基隆路三段一百五十六巷底的舟山路上設置了看板如下文：

舟山路的過往點滴

舟山路原是條無名小徑，台灣光復後變成基隆路三段；

1971 年臺北市闢建新基隆路，「舊基隆路三段」更名為舟山路，

林、陳、顏、廖、干家曾是舟山路上主要族群聚落，承蒙各家

除文中提及林、陳、顏、廖、王等姓外，在今長興街 75 號中華經濟研究院有翁姓，造船工程研究所址有竹圍鄭姓，基隆路三段一百五十六巷底兩戶，以及航空測量隊、森林系館有黃姓，水工所右前方路旁早期還有黃姓家人開的「餛仔店」。以上八姓等「舟山原住民」都期待回娘家相聚座談舟山路過往，充實「舟山文化」的內涵。

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委託編纂的《台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一書，竟然將清朝即有的「這一條路」基隆路三段而舟山路不列入路街歷史，使得「舟山原住民」成為失根的台北原鄉人。長興街(註七)竟然短短一行「本街為日治時期闢建之道路，戰後命名為長興街」。對於「台北老客家，舟山原住民」，原來在長興街的部分地於民國四十九年被徵收為道路用地，早早失去了部分見證台北早期墾拓。「金三角」(長興街、舟山路、基隆路三段等地)的陳、廖家人則完全失去了台北早期墾拓的見證。

參、 廖 姓 源 起

本段謹將西元前 2698 年黃帝以降，廖氏祖先譜系至西元前 1171 年二十世叔安，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受封繆氏，為開廖氏第一始祖。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黃帝	玄囂	蟠極	帝嚳	后稷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二十世
亶父	季歷	昌	叔安

一世	二十世
黃帝	一世 叔安
西元前 2698 年	西元前 1171 年

廖姓直系譜系自一世叔安，受封繆氏，為開廖氏第一始祖；傳至三十六世伯叔公，易繆為廖，為開廖氏第二始祖；至八十世光景已遷籍江西，後人瑄公三人避難隱姓埋跡，乃分張廖簡三宗；傳至九十三世思恭公乃移居至今廣東大埔石圳鄉開基創業。

一世	七世	二十三世	三十世	三十六世
叔安	光	榮	宣	伯叔

四十六世	五十九世	六十三世	六十七世	七十世
惠	扶	化	子璋	欽

七十一世	七十三世	七十八世	七十九世	八十世
守誠	彥光	崇德	蘭芝	光景

八十三世	八十四世	九十二世	九十三世	九十四世
文亮	花	敬齋	思恭	志明

八十世光景公：原籍江西雩都，諱德登，為宋(西元 960 年 ~ 西元 1279 年)宣州刺史，陞學士丞相。卒葬於江西寧都鉤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子瑞瑄，次子瓊瑄，三子琳瑄。自瑄公之後，因被奸臣殘讒誣謀反篡位，乃隱姓埋跡；分三郡，張廖簡三姓聯宗，自此始一矣，有詩為憑：

崇 德 中 興 與 後 光
 蘭 芝 光 景 發 其 詳
 瓊 瑄 四 十 一 郎 後
 九 子 文 興 花 又 昌
 楊 周 二 妣 三 子 秀
 徹 政 敏 公 分 三 房

九十二世敬齋公：是八十四世花公的九世孫後代，為漳州參將，移居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長教為始祖，蒞任平和雙溪，率親子十人，名以千一至千十，俱在潮屬各地始祖。

九十三世思恭公：是八十四世花公的十世孫，因值西元一二七三年間宋末變亂，自寧化移居廣東南路潮州海陽，即今廣東大埔石圳鄉開基創業。

一世	三十六世	八十世	九十三世
叔安	伯叔	光景	思恭

西元前 1171 年	西元前 722 年	西元 960 年	西元 1271 年
------------	-----------	----------	-----------

一〇六世	來台七世
渡台始祖 順勉	金獅
西元 1693 年	西元 1849 年

三十六世伯叔公，易繆為廖，為開廖氏第二始祖。

肆、 順 勉 家 族

開台始祖廖氏順勉公自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坪顏鄉長教村偕何氏媽渡台，傳至今已有十多世，本段乃敘述諸世先祖事蹟。

武威：堂號。

昭穆：清標克立 修德為先 乃能世守 受祿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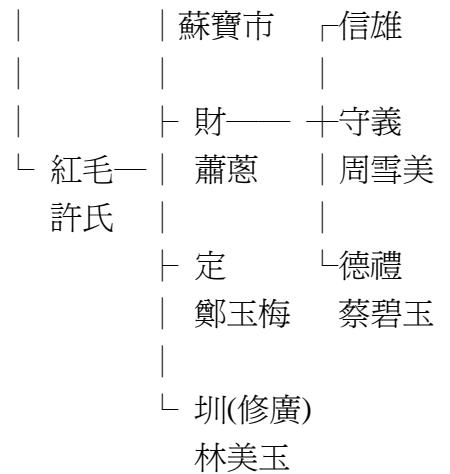
↓↓↓↓

九十九十

世世一二

世世

始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 坤山		
								┌ 江河	
								林鳳	
								┌ 火目	
								林芬	
					┌ 振榮				
順勉—	┌ 慨義—	┌ 盛侯	┌ 明宗	┌ 水源—	謝氏	先正	┌ 玉樹—		
何氏	└ 潘氏	└ 林氏	└ 劉氏—	王氏			謝氏	└ 興旺	
		└ 林氏			┌ 振美	金獅		柯美	
			└ 光輝	└ 王氏	王氏				
								└ 居條	
								蔡省	
								└ 福	



廖氏年表

- ◎ 始祖順勉公：西元 1657 年(順治十四年歲次丁酉)7 月 29 日申時生
西元 1683 年 26 歲婚
西元 1719 年(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九月初九卒，享壽 63 歲
何氏媽：西元 1661 年(順治十八年歲次辛丑)3 月 29 日丑時生
西元 1683 年 22 歲婚
西元 1719 年(康熙五十八年歲次己亥)八月初九卒，享年 59 歲
- ◎ 二世慨義公：西元 1693 年(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二酉時生
西元 1783 年(乾隆四十八年歲次癸卯)五月廿六日巳時卒，享
壽 91 歲
墓原葬公館外林仲田頂，墓碑無字，四面石
潘氏媽：西元 1723 年(雍正元年歲次癸卯)三月初四日酉時生
西元 1763 年(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三月初三時卒，享年 41
歲
墓原葬觀音山亭山中心崙，墓碑立孫水源、光輝(五世)
- ◎ 三世盛侯公：西元 1747 年(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十月初九日未時生
西元 1774 年(乾隆三十九年歲次甲午)五月廿五日未時卒，享
年 28 歲
林氏媽：西元 1751 年(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十七日丑時生
西元 1786 年(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七月初五日卒，享年 36
歲
- ◎ 四世明宗公：西元 1773 年(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四月初出日卯時生
西元 1814 年(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十月三十日卒，享年 42 歲
劉懷春媽：西元 1777 年(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六月廿一日寅時生

西元 1797 年(嘉慶二年歲次丁巳)三月十九日辰時卒，享年 21

歲

林勤慈媽：西元 1782 年(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九月十七日午時生

西元 1816 年(嘉慶二十一年歲次丙子)十月十八日卒，享年 35

歲

◎ 五世水源公：西元 1807 年(嘉慶十二年歲次丁卯)七月初四日巳時生

西元 1885 年(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九月二十二日卯時卒，享壽
79 歲

王昭娘媽：西元 1806 年(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六月十五日丑時生

西元 1887 年(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十月二十五日辰時卒，享壽

82 歲

光輝公：西元 1813 年(嘉慶十八年歲次癸酉)八月十六日戌時生

遷居移民南部後而失去聯絡

高僅娘媽：僅娘媽與昭娘媽相處不睦，僅為細故，光輝公偕僅娘媽搬走後，
水源公交代後世子孫不得娶嫁高姓者；一直至十二世廖氏皆未
有媳婦及女嫁高姓者，顯示客家本色——硬頸精神的現象。

◎ 六世振榮公：西元 1826 年(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十二月初六日寅時生

西元 1874 年(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三月二十一日酉時卒，享
年 49 歲

謝挑娘媽：西元 1828 年(道光八年歲次戊子)十一月二十六日亥時生

西元 1858 年(咸豐八年歲次戊午)正月初一日申時卒，享年 31

歲

振美公：西元 1828 年(道光八年歲次戊子)五月十三日亥時生

西元 1876 年(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八月初三日戌時卒，享年 59
歲

王富娘媽：西元 1830 年(道光十年歲次庚寅)九月初三日生

西元 1874 年(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三月二十一日酉時卒，享
年 49 歲

◎ 七世金獅公：西元 1849 年(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四月十四日巳時生

西元 1923 年(民國十二年歲次癸亥)八月十二日子時卒，享壽
75 歲

王蜂娘媽：西元 1853 年(咸豐參年歲次癸丑)正月二十一日卯時生

西元 1918 年(民國七年歲次戊午)農曆十一月二十一日時卒，

享壽 66 歲

先正公：西元 1852 年(咸豐二年歲次壬子)七月初二日戌時生

西元 1852 年(咸豐二年歲次壬子)十月十九日丑卯時卒，享年
三個半月

◎ 八世坤山公：西元 1872 年(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四月十八日申時生
西元 1888 年(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九月初四日酉時卒，享年
17 歲

玉樹公：西元 1874 年(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七月十六日丑時生
西元 1894 年(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結婚
西元 1942 年(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四月初三日辰時卒，享
壽 69 歲

謝于娘：西元 1874 年(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八月初六日生
西元 1894 年(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結婚
西元 1958 年(民國四十七年歲次戊戌)正月二十七日辰時卒，
享壽 85 歲

紅毛公：西元 1879 年(光緒五年歲次己卯)農曆三月十四日辰時生，生
於今大安區基隆路三段一五五巷底山麓芳蘭山坡，即頂內埔
庄，俗稱坑仔內坡地，一間自西元 1877 年遷徙搭蓋的茅蓬草
茨屋內。
西元 1945 年(民國三十四年歲次乙酉)五月三十一日卯時卒，
享壽 67 歲

許勸娘：西元 1879 年(光緒五年歲次己卯)八月十六日生
西元 1951 年(民國四十年歲次辛卯)農曆十二月十六日卯時卒，
享壽 73 歲

八世紅毛公四子圳(修廣，第九世)讚慈母許氏曰：

嫻淑美慧、寡言理家、克己愛鄰、裹足勤儉、孜孜不倦、莞爾可觀、仁
慈流芳。

修廣另對爸爸與媽媽的歌頌如下：

「爸爸在眼前永難忘，您的背影好龍鍾。一步一步腳步聲，不管疲勞回到
家。

照顧我們如寶貝，叫我們克苦上進，做一個有用的人。

媽媽在眼前永難忘，您的影子好慈祥。孜孜默默無怨言，不論辛苦夜當

日。

體貼我們如心肝，叫我們努力用功，做一個人上的人。」

伍、 緬 懷 傳 承

「台北老客家，舟山原住民」八世玉樹公與紅毛公兄弟各有四子，負擔起清明祭祖、慎終追遠的責任。先祖世代祖塋分別葬在蟾蜍山、內埔山、芳蘭山、中埔山、福州山地區。開基廖氏順勉後代祖先墳墓多處而散佈前述五個山區，遂以芳蘭山台北市自來水事業處與長興淨水場之間的廣場對著長興街為分界線，以西的清明節掃墓，由八世紅毛公的福、財、定、圳四個兒子等九世家屬負責墳墓的清掃、除草；以東的祖塋則由八世玉樹公的江河、火目、興旺、居條四個兒子等九世家屬負責墳墓的清掃、除草。

爲了掃墓的分區負責贍續數十年，加上墳墓數多且有增加，以致每年的清明節掃墓責任加重，經常構思規劃尋找地方集中放置骨灰罐，較方便祭掃，又可大大地節省掃墓往返的時間。因此，自西元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歲次戊辰)的清明節之後農曆四月廿一日起，順勉家族的第九、十世孫——找了台北縣數個鄉的山區，幾經選定林口鄉小南灣段頂福小段二三二地號，即 106 台北縣道近七公里處。自林口往下福方向，過了稍低落差的絲線橋後，於往嘉寶丁字路口即破竹林站北歐能源公司右斜對面，銘興能源公司左側小徑坡地，向地主周清喜購買五十坪，承商林敬本先生建造「顯祖考妣廖家公媽佳城」。

有了西元一九八九年農曆四月廿一日建基完墳的廖家歷代林口佳城，從此廖氏順勉第九、十世孫於每年清明節前後，有了緬懷歷代公媽的生命紀念園，由歷代子孫同一天祭拜。每年清明節前，委請九世圳(修廣)賢伉儷洽租遊覽車由一輛後而二輛，於辛亥路三段八十一號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前集合上車，於上午八時卅分前發車，車子上了建國南北高架道接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前行，於林口第一交流道叉入文化路，或與自行開著自用小客車會合，超過百人的掃墓車隊，向著往下福的 106 台北縣道近七公里處的林口廖姓佳城祭掃。

多年以來，前往「顯祖考妣廖家公媽佳城」浩浩蕩蕩的人潮是從佳城右側下坡柏油道路接著越過一、二十個他姓祖塋路途稍遠，我則提議在銘興能源公司左側斜坡小道下來，經過筆者的岳父周姓家族等五、六個他姓祖塋的路徑較近。總是與先祖又闊別了一年，第九、十、十一及十二世的廖家子孫，不約而同爲歷代公媽佳城分工合作，或搬出桌架、桌面、長方形塑膠盤、圓

凳子等，或清掃佳城圓埕，或為兩旁扁柏疏枝。準備好帶來的祭拜茶葉蛋、水果、餅乾、飲料等。俟燒過銀紙後，大家把吃過茶葉蛋的蛋殼集中後，責由年輕的壯丁男子帶上佳城的圓拱墓頂播撒，保持台北老客家的傳統，期盼歷代祖先保佑廖家世代年年平安順利，有如脫殼，重新出發。自西元一六九三年以來歷經十二世三百一十多年來，賡續廣東大埔客家掃墓的剝蛋習俗，希望子子孫孫旦旦平平安安。

一年一度祭拜掃墓完後，車子開往竹林山觀音寺廣場稍作休息，年年依例來到大安區文昌街二百五十巷一號陳國家主廚的樓下家庭式餐廳，席開十桌，含有一桌素食菜桌，百人闔府團聚餐會中，由九世長輩主持，十世孫輪番報告家人成長情況。彼此共同祝福平安順遂、諸事如意，倒也覺得親情溫馨滿懷。

陸、舟山文化

七世金獅公、王氏蜂娘偕子玉樹、謝氏娘、紅毛於西元一九〇〇年離開頂內埔坑仔內的為了脫貧而發憤圖強的暫棲之地，來到了陳將所屬下內埔三二七番地當陳家佃農。西元一九二四年賞識始祖順勉的七、八世子孫無家可歸，因此陳將地主讓渡房地。次年，八世紅毛公(時年四十八歲)稍有積蓄而買下內埔三一八及三二六番地。建屋以來，庇蔭九世、十世，而滋長十一世、十二世，安居樂業於基隆路三段、長興街、舟山路所圍繞「金三角」底邊內。廖姓世居房地產位處台北帝大而台灣大學接收均屬學校預定地，西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前，拆遷地上物。從此，台北老客家舟山原住民抽離生於斯、長於斯的舟山原鄉。

筆者於舟山原鄉土生土長，涵養近半世紀將近五十年的故鄉情懷，所以經常機車來回舟山路，總是對著長興街台大福華餐廳多看一眼，紓緩近鄉情怯。台灣大學為了校地廣袤而完整，自民國四十年代逐年以蠶食鯨吞方式征收校地。一直至西元一九九一年公館羅斯福路四段東側一百三十七家店舖，以及八十一巷林氏百年古厝。西元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日治時期地圖上的圓山，或有稱龜山等，均被台灣大學的「光復校地」斬草除根。福德宮一段時間沒被征收而保留，然而尊賢館圓樓的新建，又將見證公館圓山或龜山的林姓福德宮夷為平地，僅留龜山的三大粒「公館凝灰岩」和尊賢館圓樓後花園空心磚牆的紅色漆字：「恪遵總統 蔣公遺訓 矢志光復大陸・主義領袖 國家 (責任 榮譽)」等字。又台灣大學總務處事務組函城鄉所搜集龜山人文資料，將在管理學院管一樓、管二樓之間的圭園(TURTLE GARDEN)綠美化并作說明牌。

西元二〇〇〇年八月五日，台灣大學早已奉准而封道南來北往的舟山路，校園環境規劃小組研擬營造舟山路的現在以及未來作為生活林蔭大街，或可能發展成為「哲學家之路」。西元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舟山路第一期改善工程完工設置的「舟山路的過往點滴」的說明牌，內文提及林、陳、顏、廖、王家等五姓外，尚有翁、鄭、黃等，共八姓聚落人文、家族發展以及世居數代生活場域的軌跡記錄，均有待保留著往昔照片和文字書寫。

因此基於回不了台北舟山原鄉，而自教育跑道轉換為文化工作者的個人，嘗試以「台北舟山生活步道」(註八)規劃依舟山路由北向南為縱軸線，至羅斯福路四段 6 點鐘方向，順時針新生南路三段、和平東路二段、臥龍街與基隆路三段交叉口為 12 點鐘位置至福州、富陽、中埔、臥龍為大安區四壽山(註九)連接芳蘭山、內埔山、蟾蜍山而接續羅斯福路五、四段到舟山路南口的 Number 1 成為「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

規劃永續發展的「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周邊有捷運公館站、科技大樓站，延伸和平東路則有六張犁站、麟光站為 A 區。另延伸和平東路一段、羅斯福路二、三段則有捷運新店線古亭站、台電大樓站的範圍為 B 區。「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的文教機構、學校，古蹟多。網羅了台灣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公館分部、台北師範學院、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輔仁大學城區部、和平高中、民族、芳和及龍門等國中、台北師範學院附屬實小、龍安、大安、銘傳、公館及和平等國小等諸多各級學校。以及市立圖書館總館、大安分館、道藩紀念分館以及黎明社教文化推廣中心等文教機構。還有第三級古蹟義芳居古厝、市定古蹟諸如台灣大學內之校門、舊圖書館、文學院及行政大樓等、台灣師範大學原高等學校禮堂、龍門國中內龍安坡黃氏濂讓居、台灣大學內芳蘭大厝、紫藤廬、清真寺及寶藏巖等，以上結合成「大安大灣，大灣不灣」的「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構思推展大安富田下內埔舟山早稻田「人本文化」，經營出造山、造水、造土、造樹以及造人的舟山文化願景。

緬懷昔日舟山下內埔富田早稻田阡陌縱橫交錯，早稻田可以找到稻田，然而星換斗移、時過境遷，多年早已找不到稻田了。南部的雲林科技大學在台灣糖廠的「早蔗田」用地建校，而台北舟山「早稻田」卻隻字不提。台北「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或能開辦出五合一型一社區、步道、生活、文化、大學以及五學習式一時時、處處、人人、事事、物物之終身教育社區大學鮮活的「舟山住民生活館」。果真如此，「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公民的出生、就學、就業、安養而終其一生的「舟山全人」養成，足可宣導舟山人本文化，指日可待。

柒、後語與共勉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西元二〇〇二年六月十四日的成立一週年，葉主任委員菊蘭語重心長地指出：對於客家語言及客家文化的流失，特別疾呼客家子弟「在哪裡丟掉客語，就在哪裡把客語拾起」。葉主委疾呼客家子弟從家庭以及學校之中重拾客語，同時喚起年輕 e 世代接觸「哈日」、「哈韓」之餘，也要有更美更新潮的「哈客」（註十）選擇。廣東大埔福佬客早已不會說客家話，武威廖氏順勉公後代的九世至十二世子孫，往後或有機會多學講客語也通。

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於西元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七日正式掛牌運作，出任首屆主委的政大教授黃正宗於六月十四日暢談台北市客委會新政策，所描繪的新願景，包括籌劃「台北世界客家中心」以及發行「台北客家認同卡」，同時在台北客家文化會館設立開辦「台北客家聯合服務中心」等。世居台北原鄉人，「台北老客家，舟山原住民」，一直未與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搭上線。憶及民國九十年五月二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懷寧錄影傳播公司製作「台北的客家人」VCD 30 分鐘。彭啓原先生要我口述西元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 廖氏順勉家眷即自新店溪虎吼口石壁潭登台，成為台北老客家，彷彿昨日。

西元一九九八年六月，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委託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寶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溫振華合著而發行的《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書中提及依據廖修廣西元一九八二年九月編撰的《武威順勉系廖氏家譜》及其先祖譜系記載推算，廖順勉至少在西元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即自原鄉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坪顏鄉長教村，來到拳山堡萬盛庄公館街一帶墾拓。西元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粵人廖簡岳欲進入文山區開墾時，曾遭屈尺群泰雅族之威脅，被殺甚多。乾隆初(西元一七三六年為乾隆元年)，安溪人恃眾與粵人爭地，因而有糾紛(註十一)。

今西元二〇〇四年五月，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新上任主委羅文嘉言：客家人比河洛人晚到台灣一事有待商榷，有待對話求證。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印製發行的台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客家藝文會館簡介摺頁內「台灣客家語言地圖」的台北市：清朝年間即有客家人入墾台北盆地，在盆地邊緣如泰山、新莊、內湖一帶，但在分類械鬥後移出。至於西元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 武威廖氏順勉攜眷自廣東省潮州府大埔縣坪顏鄉長教村來台，早期墾拓拳山堡萬盛庄公館街。七世金獅公率家人於西元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移居大安區頂內埔庄坑仔內。八世紅毛公於西元一九

二五年規劃起厝於今大安區下內埔三二七番地，即今長興街台大合作分社現址，直到西元一九八九年台大徵收而抽離舟山路，成為淪落失根的「台北老客家，舟山原住民」，祇能藉著「社區導覽師」(註十二)開辦社區步道鄉土導覽「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註十三)，「蹺蹺唸，沐沐泗」台北舟山生活步道，一遍又一遍重複著，稍解鄉愁。

捌、 註 釋

- (註一) 公館凝灰岩層最早由市川熊一(1930)以標準產地「公館」命名，是約二千一百萬年前，長時期海底火山噴發的玄武岩碎屑與熔岩以及凝灰質沉積岩。公館凝灰岩常夾由密集化石如海膽、貝類、有孔蟲及鉛筆芯狀的掘足綱等組成的薄層石灰岩。尊賢館左後側的三大粒公館凝灰岩塊，原在龜山小丘的一部分，特保留於原址。另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大樓前，也裝置一粒約成人高、橢圓形的公館凝灰岩。
- (註二)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民國九十三年二月發行的《城市綠寶石——台北珍貴樹木的故事》，頁一〇〇。
- (註三) 國民政府遷台後，為了明年反攻大陸，設置通信營區於寶藏巖和福德宮之間，乃於營房後方凝灰岩山壁開闢兩個硿口，硿內橫硿相通。後營區廢除，竟然將拆除的 RC 建材推入硿內，有必要重新打開顯現硿內風貌，作為歷史見證。
- (註四)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七年六月發行的《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戴寶村、溫振華合著，頁 42。
- (註五) 聯合報，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薇薇夫人專欄「路名與便民」十八日三版標題，【耗時三月所請不准】，緣市政府已命名舟山路，但台大教授聯名改稱大學路或僑光路，市府竟然在三個月後才回覆：所請不准。
- (註六) 聯合報，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日 E2 版，雕刻家王秀杞自稱「草山原住民」。筆者早稱「舟山原住民」。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A5 版，英業達集團創辦人富豪葉國一稱自己是「台北原住民」。
- (註七)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發行的《台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頁 209。另與長興街成丁字路的「台北舟山生活步道」，頁 380。
- (註八) 「台北舟山生活步道」的講堂教授及「社區步道鄉土導覽」源自民國八十

七年九月廿八日陳水扁總統時任台北市長敲響了社區大學上課鐘聲，筆者以「社區導覽講師」先後於文山、信義、大安而北投社區大學開課；含有一、行程，二、路史，三、二缺二的廟，四、情人路，五、哲學家之路，六、參考書目等內容。

(註九) 大安區四壽山首見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民國九十年六月鄭秀蘭碩士論文《都市郊丘綠地資源利用的時空變遷——以臺北四獸山市民森林為例》頁 130。另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民國九十三年二月發行的《城市綠寶石——台北珍貴樹木的故事》，頁 40，44。

(註十)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6 版，記者陳鳳蘭報導：葉菊蘭擔心流失危機 客委會今成立週年 疾呼族人要「哈客」

(註十一)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七年六月發行的《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戴寶村、溫振華合著，頁 39。

(註十二) 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主導的台北市信義區社區規劃服務中心「三犁新象山生活地圖、願景地圖」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期末會議，筆者提出「社區導覽師」導覽解說社區規劃的生活地圖及願景地圖。民國九十三年五月廿七日中國時報 C2 版，筆者提及「社區導覽師」。五月廿九日參加台北醫學大學主辦「醫學倫理教材設計研討會」，筆者識別證為「社區導覽師廖守義」。又六月八日「2004 華岡多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筆者識別證書寫「廖守義 社區導覽師」。

(註十三) 行政院文建會，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三屆全國文化會議」，各議題分組報告，頁 38。筆者(書面)個人式版本提出「舟山富田早稻田文化園區」營造造山、造水、造土、造樹而造人。

玖、參 考 文 獻

1. 張清風、廖大漢、簡文發、江萬哲 1959 《張廖簡氏族譜》 新遠東出版社
2. 廖大漢、廖德福 1969 《廖氏大族譜》
3. 廖修廣(圳) 1982.9 《武威順勉系廖氏家譜》
4. 黃淑清 1985.4 《台北市路街史》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5. 廖守義 1986.9 〈老樹鄉土尋根情 屬於老樹的生活文化〉 pp. 7~9，《光寶文教》15 期，光寶文教基金會

6. 林書玘 1995.5 〈綠色都會意識 巡訪台北老樹〉pp. 24 ~ 29,《台北畫刊》,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7. 台灣愛樹人文史工作室 1995.7 《社區步道老樹情》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8. 廖守義、吳智慶 1995.12(一版)、1997.7(二版) 《台北珍貴老樹》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9. 《薪傳》 1997.3 創刊號 〈臺大原貌重現——拜訪臺大原住民〉pp.5~11, 國立台灣大學薪傳社
10. 吳智慶、廖守義 1998.4 《介紹四獸山之茶路、米路、百年老樹》
「尋找台北人的綠色天堂 拜訪春天, 四獸山探幽攬勝」 pp.33 ~ 37, 台北市信義區公所
11. 戴寶村、溫振華 1998.6 《大臺北都會圈客家史》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12. 廖丑 1999 《臺灣省廖氏大族群》
13. 廖修廣(圳) 1999.1 《武威順勉系廖氏家譜》再版精裝本
14. 廖守義 1999.11 〈山坡地的原住民 老樹爸爸的護樹情〉 pp. 44 ~49, 《尋根之旅》, 光寶文教基金會
15. 李秀美 2001.11 〈信義區(下) 六張犁——茶路滄桑歲月〉pp.18 ~ 24, 《台北畫刊》,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16. 李秀美 2002.4 〈大安區(下) 內埔仔庄——農業研究試驗場〉pp.18 ~ 24, 《台北畫刊》,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17. 廖守義 2000.3 〈信義區的老樹「六張犁」的歷史, 信義區的教育文化, 昔日的煤礦業, 臺北的原鄉人, 信義區的願景〉pp.20 ~23, 《台北文獻》131 期,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18. 楊仁江 2000.12 《臺北市民宅「傳統民居」調查》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19. 李乾朗 2001.1 《台北市古蹟簡介》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20.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 2001.4 《台北市珍貴大樹樹籍調查期末報告
綠色文化資源檔案》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21. 湯熙勇 2002.12 《台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 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22. 廖守義、吳智慶 2004.2 《城市綠寶石——台北珍貴樹木的故事》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臺北市各歷史發展脈絡中所隱含的環境資源

摘要

今年適逢漢人拓墾台北 295 年、台北建城 120 週年，回顧自身的歷史是一個城市文化累積的重要歷程。早在百年前，台北的出現即與十九世紀國際情勢息息相關。從西班牙佔領築城、荷蘭人獎勵開採煤炭硫磺、郁永河抵北投採硫、淡水開港、英人來此視察樟腦生產與開設茶行、馬偕博士前來佈教、牡丹社事件、清法戰爭，台北一步步走向國際舞臺的同時，也慢慢地發展出其自有的歷史文化、地理環境之時空特性。

直至清末 1887 年台北建省時，集合艋舺、大稻埕及臺北城內等三市街的人口不過 4 萬多人，在短短的百餘年間，台北人口增加近六十倍，也成為國際重要的都會之一。這意味台北在極短的時間內，有著大幅度改變。生活在台北的市民少了累積城市文化的時間深度，且在百餘年來的工業化、都市化的造就下，雖奠基了台北的經濟、政治與現代化，然似乎也逐漸將昔日先民因拓墾而遺留下的種種時空遺跡與環境資源給破壞殆盡。本文即試圖以歷史縱軸面，台北為地理橫切面，來檢視這四百多年來，台北市各歷史發展脈絡中所隱含的環境資源。

關鍵字：三市街、都市化、工業化、環境資源

貳、原住民時期

根據地質學家的研究，早在尚未有人活動時的臺北市，其自然環境歷經多次的溫暖期的海進、冰河期的海退，這過程也為臺北市帶進了肥沃的土壤與美麗的好山好水，直到今日在芝山巖或圓山等地區，尚可發現許多海進、海退時所遺留下的貝塚遺址。而且在內湖碧山路、北投陽明山的貴子坑、土林的軍艦岩等地層，尚可發現臺北盆地初期形成時的老地層，甚至幾千萬年前「濱海相地層」。而這種歷經幾千萬年的外營力作用，也未今日臺北市留下許許多多的自然環境資源，例如大屯山的火山群、北投的溫泉、內湖的埤塘以及多樣性的岩石礦物與生物多樣性。然歷經近三百年漢人的大肆拓墾，與近一百年的快速工業化、都市化，致使今日臺北市境內這些比任何人為資源更具價值的天然資源與大自然智慧，更顯得其珍貴之處，尤其尚未被大肆破壞的西側的關渡平原、北側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東緣盆地的天然地質教室、淡水河中興橋下的艋舺浮洲仔，更是值得市民好好地去珍惜。

這些老天爺留給臺北市民的天然資源，在原住民漁撈粗放農耕部落社會時，其破壞力尚未嚴重。此原因根據人類學與民族學者的研究顯示，早期沿臺北市淡水河流域建立其部落社會的凱達格蘭平埔族，其所有的日常生活活動，與大自然的互動採取的是共生共榮模式，不論是其食物由捕撈漁資源、衣物由狩獵動物、住屋由砍伐高莖茅草等活動，最後的產物均會依大自然自我循環的效益回歸到大地。直到基隆河的截彎取直遷走了最後一批的平埔族(上、下塔攸)後，今日的臺北市已經難尋原住民昔日的生活蹤跡，徒留許多曾有平埔族活動的舊地名，諸如加蚋仔、其哩岸、八芝蘭、蕃仔溝、嘎勞別等，如果未來下一代連這些原住民舊地名也無從考據或了解的話，則顯示我們這一代對於舊地名這類環境資源的保存與利用，確實值得再加強。此外，從田野調查的發現，今日位於民生公園內的抽水站附近，尚可發現昔日活動於此原住民的藥用植物，

與當時基隆河道氾濫所形成的小曲流遺跡。

參、清治時期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得知早期漢墾移民來到臺北市發展，其最先所選擇興建聚落點的空間位置，大多是在前一階段原住民部落位置的附近，甚至直接侵佔原有的部落空間以建立其移民社會的基礎。清領台這長達二百一十一餘年的歲月中，依不同階段重要的社會發展脈絡來分析，其所遺留下可讓後代傳承與利用之具保存環境資源有：移民社會依當時地理環境、宗族關係、經濟活動所、風水信仰所關建的傳統聚落、大厝地、傳統民居等住宅空間，其鄰近尚可發當卜居時所開挖的古井與栽種的老樹。今日在臺北市西南舊市區的加蚋仔、東側的南港、內湖、文山，與北側的士林、北投等區域，尚可發現一、二百年以上的傳統民居，甚至傳統聚落群而此時期所開闢的農田灌溉水圳，也是見證先民農墾社會的重要環境資源之一。

而移民拓墾社會中，大多會攜帶其家鄉信仰文化至後來新的移居地，這點可以從百年不墜的傳統廟宇與祭祀圈得知，尤其今日在臺北市舊市區內昔日各庄頭所遺留下的百年老廟，與其相對應的廟宇繞境活動。其中又以艋舺青山王宮、大稻埕城隍廟、松山慈幼宮的繞境活動最具有全市規模。這些百年老廟與其在不同季節與時間點才能見到的相關宗教慶典活動，也是此一時期重要的環境資源之一。

至咸豐末期的淡水正式開港，促使臺北部份地區由移民農業社會轉變至以商業市街為主的經濟活動，其中艋舺的舊渡船頭、迪化街與錫口街的百年老店

、各地的百年長老教會(堂)等三項環境資源正足以見證此一時期因商業興起，與外來文化進駐的最佳歷史遺跡。至清末劉銘傳在臺北建城、開闢鐵路、興築城內街肆時，為今日臺北遺留下具歷史意義的城牆鐵路空間意象，這點可以從今日尚可見到的臺北舊城門、城隍街肆牌坊(沅陵街與二二八公園清代牌坊)、舊清代臺北機廠所在地窺知一般。

肆、日治時期

1895 年日本殖民政府正式領台，爾後的五十年現代化統治，對爾後臺北都市的各項現代化設施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諸如衛生工程、都市計畫、教育制度、文化與休閒建設等。

在日治初期，殖民政府的施政重點在於軍事與衛生計畫，在今日則反應在各式的官樣建築與衛生下水道工程，尤其是三市街的公共衛生下水道、臺北市四周環山軍事基地、臺灣總督官邸(臺北賓館)與臺灣神社(圓山飯店)、水源地(公館、士林)、艋舺築地工程(西門町)等環境資源。至大正前後，則開始著重臺北市內各項的公共建設計畫，尤其是公園、學校、醫院、工廠等建設，在今日可從臺北賓館、圓山公園、北投公園、溫泉浴場；臺大醫院、衛戍醫院；臺北法學院、總督府農林學校(臺大前身)、中山女中、建國中學；臺北製糖會社、建國啤酒廠、松山菸廠、士林紙廠；市營公車的創設等環境資源來窺知。

至昭和初期時，則開始大量引進日資株式會社的進駐，在今日則反應在臺北城內西方建築樣式的企業總部上，例如昔日日本內地日資金融企業總部原臺北信用組合、臺灣銀行、帝國生命會社舊廈、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舊廈等環境資

源。此時由於臺北城內日資商業資本的快速發展，也帶動臺北至日本、大陸間海底電纜的鋪設與臺北廣播電臺的開播。至昭和中期時，由於殖民政局已獲穩定成長，再加上前一時期的公共建設與經濟發展已獲得顯明的成果，致使當局開始規劃對外宣揚其政績的文化博覽會，並建設與市民有關的休閒文化設施，這點可從今日臺北公會堂(中山堂)、原臺灣教育會館(美國在台文化交流協會)、西門町的電影院與百貨業(菊元百貨公司)、大稻埕第一劇場、兒童遊樂園地(中山兒童樂園)、創設觀光導遊社等環境資源來窺知一般。

至日治末期，因戰爭的需要，開始進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以及各項與戰爭有關的臨時建設，尤其是市民的軍事演練與防空洞的開挖，在今日可從北投地熱谷防空洞、市區遭空襲與「疏開」經驗、興建南機場飛機跑道、東園街輕型戰鬥機製造會社、臺北市境內的南洋軍夫等環境資源來窺知。

伍、戰後時期

1945 年臺灣光復回歸祖國的回報。然所帶來的卻是族群的誤解而產生舉世震驚的二二八，今日臺北尚遺留許多當時此事件的歷史場域。雖後不久國民政府在中國失去政權而撤退來台，選擇已被日人現代化建設長達五十年的臺北市為其臨時首都所在，並開始所謂的「臺灣中國化運動」，除大家所熟悉的不合理禁止臺灣本土語言而推行所謂國語運動外，而且也將臺北市境內幾乎所有的舊街名全部依其淪陷的中國各省份領土，依其所相對的地理空間方位來重新命名，諸如西藏路、饒河街、廣州街、廈門街、同安街等不勝枚舉；此外，更把改建或興建許許多多的中國樣式的建築物，在今日尚存有國父紀念館、城門樣式改建、蔣宋故居、圓山飯店、史博館、圍牆上反共復國的標語等環境資源。

至四〇年代後，大陸淪陷也帶給臺北市大量的政治移民，為解決此問題而產生了許多所謂的「竹籬笆內的眷村」與各式的「家鄉菜」，尤其是位於南機場、松山機場旁、信義計畫區內的眷村區，與其內的移民餐飲文化，以及圍牆上各式的忠貞愛國標語等。

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則延續了前一時期的二二八事件，一言堂的教條標語，禁止言論與閱讀自由，讓當時居住在臺北市境內的臺灣人充滿膽戰心驚的社會氛圍，並為爭取自由而發展出的黨外運動與市議會文化。其具體可反應在今日的六張犁墓地、馬場町白色恐怖紀念公園、黨外運動與市議會五虎將、牯嶺街舊書攤上的各式社會主義書籍。由於此一時間，全球的冷戰尚未結束，且臺灣尚屬聯合國成員之一，故接受了許多美援幫助。直到越戰結束時，臺北松山機場至聯勤俱樂部、中山北路上到處充滿了美國協防臺灣時的外來文化，其中又以受美援而興建的公設建設命名、買賣美軍軍品的專賣街、招待美軍狂歡的酒家俱樂部最具代表，在今日尚可從萬華康定路的軍品街、羅斯福路與麥帥橋的命名、大台北防洪計畫中的雙園堤防來得到證明。

進入六〇年代後的臺北市，由於中南部的水災與生活不易，所以吸納了許多北上的城鄉移民進駐。此一時期，為解決工作與通勤的問題，進而造就了許多臺北縣市聯外橋樑的興建與市內家庭製造業的興起，在今日可從火車站所聚集的成衣業(萬華與松山五分埔)、臺北客家人聚集地通化街、市內大量的四樓透天厝、淡水河岸的縣市聯外橋樑(中興、華江、華中橋)、雙園區的家庭印刷業等層面來窺知一般。

至七〇年代的快速經濟起飛，帶動了臺北市大量房地產與公共建設的投入，其中位於建國南北部以東的新興社區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電梯公寓住宅，以及舊市區少見的現代畫廊、美術館、速食店等。至八〇年代，東區第一家百貨公

司的成立，正式宣告了臺北都市發展重心往東移，舊市區沒落的開始，此現象在今日可從東區集團總部大樓、高級住宅區、敦南的企業辦公大樓等環境資源來說明。進入九〇年代解除戒嚴的臺灣社會，由於臺北市是臺灣所有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活動的火車頭與風向球，故具有相當的指標作為，此時臺北市境內出現了許許多多的不同族群因不同需求而產生的社會運動，而相關專業團體則開始對所謂的都市公共財進行討論，這可從多元媒體的出現（報紙、有線電視、廣播電臺）、臺大校園與中正紀念堂的政治運動集合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拆除改建、十四與十五號公園的抗爭等環境資源了解。

陸、今日現象與未來想像

自從臺北市長開始民舉後，其所帶來的是的真正市民主義社會的到來。在此一時期，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地方社區營造、地方環境改造計畫、地方文史工作室、社區刊物、社區規劃師、外勞街頭假日文化(清真寺與中山北路)、專業團體走入社區等的蓬勃發展。今日佔地僅 250 餘平方公里的小小臺北市，到處充滿了許許多多小市民真實的生活故事，諸如臺北機廠鄭萬經老師傅、大稻埕城隍廟陳文文女士、內湖檜木彫刻師黃國泰先生、辦桌師林添盛先生、三腳渡河岸龍舟師傅阿正、牯嶺街舊書攤松林書店蔡秉和、木柵動物園動物保母、復興南路泰雅族印刷工鐵木偉浪、電影放映師江泰墩、其哩岸打石人謝炎山、北投溫泉鄉摩托車快遞黃德明、波麗路西餐廳第一代弟子袁明吉等。

然如何面對全球國際化的競爭，去思考在地化情境下所發覺、再造與創發出的各式環境資源是否有其國際競爭力，是未來全體官員、專業團體、與市民的所該努力的方向。而利用地方情境所創發出的全球化如何兼顧具優質健康的

美麗城鄉世界，乃是目前世界上各大知名城市所努力的重點。以臺北市而言，如何將老天爺曾施予的好山好水、結合各生活圈的深度歷史文化紮根與下一代全知生活教育的養成等工作，來發展成國際觀光客旅遊天堂、與下一世代市民的生活新樂園，將是考驗著今日台北人的智慧。

柒、鑑古知今展未來

唯有鑑古才能知今；汲取歷史的教訓，才能成為社會、國家稱職的接棒者，從自身所處的時空脈絡與真實生活情境中學習，才能建構「全知」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藉著「知道」與「識別」已知的生存宇宙，並以此作為我們生活決策的基礎。在回顧台北市各歷史發展脈絡中所隱含之環境資源的同時，也讓全體市民對生活所在的未來有更大的想像空間，期待未來你我的台北更加美麗、健壯。

西門町地標——八角紅樓

西門紅樓文史工作室 黃永銓

清朝的時候西門紅樓這個地基是一塊墳場，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電影街徒步區的部分以前都是一片荒地，就像現在的那種沼澤地，因為它比較接近淡水河，所以當初清朝便在城西區的部分設置一個城門，就是中華路上的寶成門，城內是清朝精華區的行政中心，城門的外圍，就是寶成門到淡水河之間都是一些沼澤地，雜草叢生，日本人來接收台灣的時候把城門敲掉，清朝時候整個台北市最重要的地區是城中區，就是現在城門之內的行政區，然後在它的北側，就是現在的大稻埕，大稻埕因為它鄰近淡水河，是一個做生意的港口，在城中區的南面，就是現在的艋舺，所以當初西門町就是大稻埕和艋舺二個商港間的沼澤地，所以這兩個地方是比較活絡，那日本來了之後他就在艋舺跟大稻埕跟城中區之間來規劃一個遊樂的地區，就是現在的西門町，所以從台北市的整個地圖來看的話，西門町算是規劃最完整的一個街道型式，它是一個棋盤式的一個規劃方式。就是日本人來這邊規劃的，所以西門町到現在為止還會這麼活絡就是日本人很用心在這邊做都市規劃，讓這個地方一直活絡起來，所以建設西門町，最重要的用意就是讓台北最大的聚集地艋舺、大稻埕跟城中區這三方面的人都可以來這個地方做一個消費跟娛樂。

那西門紅樓的部分當初是因為西門那時候因為是沼澤地嘛，蚊子傳染病非常多，所以它在墳場的這塊地因為它地勢比較高，所以日人覺得這塊地來蓋個市場是非常適合，所以它們當初就是委託總督府修繕課的進藤十郎課長來做規劃，來做一個市場，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會列為一個市場，是因為當初三重的地方都是種菜的，然後最大的蔬菜批發商是在現在的忠孝橋附近，西門市場會被列入市場的原因，當初是因為在清朝末年的時候，有市集的存在，就是因為艋舺人都會把它們一些東西拿到這個地方來賣，賣給城內裡面的官或行政人員，所以這個地方就有市集的產生，那日本人來了之後，它覺得需要做一個整合，所以才會在西門町紅樓的地方設置一個市場，它的原因是在這裡，而且它在設計這個市場的時候，進藤十郎它考慮的非常多，所以他在設計這個西門市場的時候考量通風的機能，又譬如說它的建築，在紅樓的部分是呈一個八角型，後面的市場是屬於十字型，當初他在規劃的時候有他一個考量，所以才有這個建築型態的產生，後來我陸續到日本哪邊，還有台灣的一些圖書館所蒐集到一些資料，我覺得他今天會設計市場用途一定有它的一個用意，它整個的一個建築是仿效英國教堂式的型態在設計，假如說大家有興趣到歐洲去考察，會注意到它們的教堂都會有一個立面，西門紅樓八角樓就是它的一個立面，後面十字型就是一個教堂的型態，那當初為什麼會設計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日本人覺得當初沒有冷氣設備，所以在 1908 年

的時候，就把它設計成一個教堂的型態，最重要的用意就是考慮到它的通風，他覺得市場的通風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紅樓的部分它有八個面，它的窗戶跟採光都是一流的，還有一個最大的用意就是說八個面室內每一面就是一個商店，所以我們進入裡面的時候，假如我們從右邊走的話，就會繞一圈，就會把這整個店從頭繞過一遍，因為它的出入口總共是有三個，所以你會覺得採購東西的時候會用迴旋的方式，每一個商店都會瀏覽到，所以它這個設計是非常的特殊，那在市場的部分，它考慮到十字型也是考慮到它的通風跟他的採光，所以這個就是他們最大的一個用意。

民國之後上海人陳惠文先生接收西門紅樓，開始作一些相聲的表演，後來又有一些越劇，然後是平劇之類的表演，那在 60 年代之後電影興起，所以他就在二樓的部分改成電影院，一樓部分還是商場，因為當時電影很蓬勃，所以剛開始的時候都是放一些武俠片，後來武俠片放完之後，外國片也陸續進到台灣，獲得一些年輕人的歡迎，所以那時候西門紅樓就改成二輪的電影院，因為當初學生都比較窮，大電影院都比較貴，所以它們都看不起嘛，後來改成二輪片之後，曾經風光一時，這個地方常常是大排長龍，很多很好看的電影，什麼羅賓漢、羅馬假期...都在這裡演過，曾經轟動過，那會沒落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國外它們有著作版權問題，戲院本身格局又太小，無法現代化(版稅)，所以就改放一些三級片，之後來看電影的人就很少了，加上這個地方是不清場的，所以一些同志就會來這邊活動，久而久之就這樣沒落下來。

西門町是規劃成棋盤式的商店街，可以說是最流行的東西都可以在這裡買到，因為當初日本人在設計的時候就把這個地方的特色定為娛樂場所，還有就是咖啡店、餐廳，以及南北雜貨、日常用品，在這個地方都可以買的到，因為棋盤式的街廓店面是最多的，所以就很多商店便在這裡聚集，所以來這邊休閒購物的話，一次就可以買足所有東西，非常的活絡。

西門町的歷史其實很多，不過有些都已經在民國之後都陸陸續續的把它拆掉了，其實說我們可以從它的舊地圖可以看到，現在的獅子林以前是東本願寺，是廟，現在的中華路跟長沙街口的一個理教公所，以前是西本願寺，就是日本人最常去朝拜的地方，在成都路的地方有一個天后宮，裡面有一尊神像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現在還保留著，那接下來就是日本人在這個地方所蓋的幾座大型的電影院，但陸陸續續都被拆掉了，現在唯一保留下來就是中國戲院，目前西門町唯一最值得留下來的就是中國戲院，那是日本人蓋的，裡面有吸煙區，而且整個建築都是鋼筋混凝土，室內非常的通風，目前只留下這一間。

西門地區因為它是台灣人跟外省人雜居的地方，所以大部分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區分，只是說可能因為個別的興趣而會到某一個特定的地方去消費，比如說像在成都路天后宮對面有一家蜂大咖啡，那是外省人喜歡喝咖啡的地方，因為那邊的咖啡道地，所以會想要去那邊喝咖啡、聊天，譬如說現在的紅包場歌廳也是一些老榮民們喜歡去的地方，因為他們覺得可以去聽一些老歌，可以回憶一下以前的生活，所以有特定的族群會到特定的地方去消費，但是聚集的話不會說很特

定，只是說消費的時候他會到很特定的地方消費。

西門紅樓這個古蹟目前是西門町唯一保留最完整的，它也是最重要的歷史跟一個市民的共同記憶，那這個古蹟以後一定要跟別的地方的古蹟相結合，這樣結合起來之後，讓我們台北市民可以更加深刻我們的祖先在這個地方有很完整的一個生活型態，那實際上我現在想推動的是希望結合中山堂、總統府、西門紅樓還有龍山寺，這些比較大的一個古蹟，先把它結合起來，因為大的古蹟先把它結合起來，小的古蹟就可以能夠更加的深入，譬如說我有一個很好的構想，就是在台北車站的部分，我是覺得整個中華路、忠孝西路，當初日本人是規劃成一個六線道的大馬路，日本人它們當時就有這個看法，把城門敲掉發展整個台北市，然後我是建議說在中華路跟忠孝西路的部分它的人行道應該把它加大，因為你要把這個古蹟相結合，那個動線非常的重要，因為現在捷運做好了只是服務到點而已，沒有服務到整個面，你要把這整個古蹟結合起來唯一的最大要件，就是要把徒步人行道結合起來，那這個結合起來就是要從台北車站先開始，台北車站把中華路跟忠孝西路整個的人行步道加大，讓以後全台灣的人坐車在台北車站出來之後，會沿著人行步道，先去看中山堂，然後去看總統府，然後再到西門町來瀏覽，然後再去龍山寺，以後的人假如說想要到台北市來，唯一可以看的到的就是這些歷史建物，現在台北市古蹟保留最完整的就是在西門町萬華這一帶。

1895年日人進佔台北城，有感於市集的雜亂及對西門町的都市整體規劃，遂於1908年由日本建築家松崎萬長先生（時任職總督府鐵道部）於市集空地上，搭建全台灣第一座專營日貨為主、以販售日人為對象的示範性官式市場，並取名為新起街市場，在主體方面包括了八角紅樓、十字形市場、東南側外店鋪、及左側小神社一座（稱稻荷社）。

八角紅樓平面為八角形，屋頂成尖端寶頂狀，避雷針下全用銅片覆蓋屋頂，八個立面又突出了八個屋頂窗，形狀似山頭，牆體全用紅磚所砌，八個面都有開窗，其最大特色是以洗石子做橫帶，八立面橫帶相連，紅白相間，營造出整座建築物的華麗美感，一樓內部有二個樓梯、三個出入口，其中一個出口與十字形市場相連，一樓有八個店鋪，中間部份有中庭設計，在一樓可看到屋頂內部，通風採光甚佳。日據時代一樓以販賣書刊、玩具、及藥品為主，而二樓則以咖啡館及遊樂場為主。

十字形市場內部空間寬廣、明亮，屋頂成山字形，有氣窗結構，牆體全用紅磚，兩側及中間皆設攤位，長形攤位之間並有兩條走道可供迴旋購物之用。外祖父在十字形交叉處分配有一攤位，以賣菜為生，日人規定本地人只能在市場內販售花卉、水果、及蔬菜，日人則以肉類、魚類、罐頭、醃製品、及雜貨為大宗，據我母親口中得知，當時市場內並無冷凍設備，但夏天時東西卻不易腐壞，可見當初在建造此市場時，乾淨及通風絕對是設計者的最大考量。

東南側外店鋪，每間店鋪立面皆開兩扇四方窗，兩側都用菱形面磚砌成山字形，造型獨特，與紅樓面磚相對，另顯出一股不同風味，店鋪結構皆為鋼筋混凝土，店鋪販售以酒類、飲料、布匹、衣服、及百貨為主，且各店鋪皆賣不同商品，實乃日據時期最大特色，八角紅樓四周空地，逢年過節皆舉辦活動，並搭臨時棚架販賣各類小吃、季節性產品、及童玩等。

1945 年八角紅樓由上海人陳惠文先生接收改為劇院，50 年代有京劇、越劇演出；60 年代黑白武俠片及黃梅調電影中之江山美人、梁山伯與祝英台古裝劇演出更是場場爆滿，盛況空前；70 年代末改映二輪外國片，年輕學子趨之若鶩，男男女女攜伴觀賞，現今都成為台北中年人的年輕記憶；80 年代電影版權意識抬頭，紅樓戲院從此成為播映三級片及愛人同志的大本營；90 年代初終因內部設施及放映機老舊而結束營業，從此風光不再，任其荒廢。

1995 年陳水扁入主台北市長，有感於西門紅樓的再生，經專家學者的實地調查研究，認為確實有保留此紅樓的必要性，遂於 1997 年由內政部列入三級古蹟，由台北市文化局接管，初期規劃作為電影博物館，從此紅樓的恢復原貌終露曙光。

2002 年 7 月 26 日八角紅樓落成啟用，文化局以公辦民營方式，由有多年表演經驗的財團法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標得承租權（5 年），歷史導覽的部分委由本人與紙風車相互配合，八角紅樓並以全台第一座說唱藝術館獻給國人，紙風車將紅樓一樓以簡餐、咖啡及紅樓以前的文物與舊照片為主，二樓則為全開放性多功能的表演場所。古蹟的活化與再利用，在歐美各國已行之百年，對台北市民來說，這裡是一個開始。既然西門紅樓市場是全台第一座示範性的官式市場，並具有百年的歷史文化價值，學者專家都認為，能保存如此完整誠屬不易的同時，大有全部保留的重要性，單單保留紅樓是不夠的、是小格局的，唯有恢復日據時期的原有風貌，並進而將擁有古蹟、廣場、及商店街的購物休閒娛樂特色互相結合，讓當地的商家、政府的稅收、及街頭藝術表演文化者都能各取所需，有所發揮，並樹立起全台灣古蹟活化與再利用的典範，讓祖先遺留下來的寶貴資產得以延續，後代子孫及外國觀光客都能分享我們這一代的努力與智慧，並希望以美國波士頓的昆西市場為更新與再利用的方向，將新起街市場開創成一國際級的觀光景點，讓台北市邁入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都市之林。

